

大学刚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一个小县城的民政局上班。

民政局常常要负责全县各地灾区临时募捐衣物的组织工作,也要接受社会个人一年365天的日常捐赠活动。我的第一份工作很简单,就是负责整理、分拣那些捐赠来的衣服、棉被等物品。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差事,一个堂堂的大学毕业整天在一堆脏旧衣物里翻拣,也太掉份了,而且捐赠来的衣物大多是脏旧的破烂货,特别是那些基层单位组织捐赠的大宗衣物更差劲,估计很多人都是碍于面子把家里早该扔的破烂乘机“捐”了出来,我潜意识里总认为现在社会真正有爱心的人已不多了。我觉得自己每天在做着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消极而机械地工作着。

我以为我就会这样的消极怠工下去,可是那天一切都改变了。

那段时间,县上刚组织了一场为某洪涝灾区捐赠的活动,一大批捐赠物资被送到了我们局,我每天都在机械地分拣整理着。

那天早上,我照常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掐着衣物分拣打捆,我看到衣物堆里有一个大塑料袋,袋子里折叠整齐地塞满了好几件衣服,我便打算把它们掏出来分类打捆。我掏出一件上衣,很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刚洗过

真情快递

温馨的纸条

吴宏博

的,很干净,我把它抖落开,因为抖落时把衣服提反了,突然一个硬硬的信封从上衣口袋里飘落了出来,我一惊,不会是主人忘了掏的钱吧,急忙捡起打开,我失望了,里面哪有什么可爱的人民币,只是一张纸条而已,纸条是打印的,我好奇地看了下去——

你好,我虽然捐赠了这些衣服,但我并不是有钱人,我的家庭也是个很普通的老百姓家庭,衣服虽然旧了些,但却决不是什么破烂货,大多都是孩子们因为成长而穿不上的衣服,有两件也是我和妻子将正在穿的衣服拿来捐了,我们全家也很健康,没有什么皮肤病和传染病,衣服我们特意拿到干洗店洗过了,你可以放心地穿着,当然你也可以洗洗再穿。如果你今天穿它是因为灾情的无奈,那我告诉你,等你走出困境后也别忘了回馈社会以温暖;如果你今天穿它是因为贫穷的缘

故,我也要告诉你,接受赠予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安于接受赠予,要在赠予中学会自立是最迫切和重要的事情。祝你早日走出眼前的困境!

一个曾经接受过捐赠的感恩人

我打开塑料袋里所有的衣服,每一件口袋里都有一个这样的信封和纸。看着这纸条,我愣在那里好半天,我突然莫名地对眼前这些衣物极大地尊重,或者我是对那些“爱心”的尊重。

我把信封又重新塞进那些衣服口袋里,继续分拣整理那山堆似的衣物,这次我没有用指尖掐着衣物的边沿整理,我用五根手指认真地提起每一件衣物,用手掌折叠平整,然后再分类捆绑……



图/涛涛

从那天起,很多同事说我对待工作变了,我也不知我为什么变了,什么地方变了。此事早成过往,而我也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分拣工。这期间,我也常常积极地去捐赠一些自己的衣物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在每件捐赠衣物里,我都会记得放进一张写有温馨提示的纸条。

万家灯火

粉丝沙龙

明伟方



出身于“粉丝之乡”的妻有一手祖传的粉丝绝活。炒粉丝、炖粉丝、煨粉丝……就是那普普通通的粉丝,在妻手上却能魔术般地变换出十几样花样来,且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味道。每当有亲朋好友来我家,不吃鱼不吃肉,就爱吃妻做的粉丝大餐。

今年年初,妻所在的公司搞改制,妻内退回家。忙碌惯了的我一旦闲下来,浑身不自在,总想找点

事做。我鼓励她道:“你不是有做粉丝的绝活吗?干脆就开个粉丝小吃店吧,生意一定会好!”妻却有点信心不足:“小小粉丝哪能登上大雅之堂啊?”我把这想法说给念大学的儿子听,儿子大声叫好,说“粉丝”里绝对蕴含大量商机,他要亲自策划这项商业活动。

经过一番认真的考察,儿子最终选中了他们学校附近的一个门面,那里是高校密集区,大学生们

又都来自全国各地,应该有较好的客源。

“到底是学工商管理的,有商业头脑哦。”妻悄悄跟我说。

不过,当儿子从工艺品店取回定做的“粉丝沙龙”的店牌时,妻子很不满意地嘀咕道:“小吃店就是小吃店,叫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沙龙呀?”儿子故作玄虚地嘿嘿一笑。

让我和妻始料不及的是,“粉丝沙龙”一开张,生意就出奇火爆,特别是这独特的店名,更是引来不少大学生品头论足。

一天晚上,已经十一点多钟了,我和妻正准备打烊关店,突然进来十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儿女孩儿,恳求我们第二天不对外营业,他们愿意出高价包店搞聚会。

“满街都是豪华的咖啡厅呀,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这简陋的小店搞聚会?”妻疑惑地问道。

“在粉丝沙龙举办粉丝聚会,名符其实呀!”他们抢着回答道。

原来,他们是一个著名歌星的铁杆“粉丝”!

那次聚会相当成功,他们都认为是历次聚会中最有创意的一次聚会。接着,又有不少球星“粉丝”、影星“粉丝”慕名来我们店搞聚会,“粉丝沙龙”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成为许多“粉丝”一族们聚会交流的首选之地。

此“粉丝”招来彼“粉丝”,妻乐得合不拢嘴,儿子更是不无得意地说:“这店名没有取错吧!”

异域见闻

在国外坐出租车

余平

因为工作原因我可以经常出国,身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很多时候都要坐出租车。

第一次到英国出差,闲暇之余想去大英博物馆参观,走出小旅馆,街上车水马龙,出租车内却大多有乘客。我拦了半天也没拦下一辆空车,一位英国老妇人走了过来,她告诉我英国一般都是打电话叫出租车,非常方便,即使在路上拦到了空车,价格也比预约的贵不少。我于是向出租车公司要了辆车,十分钟后一辆黑色宽大的出租车就开来了。这辆车坐着非常舒适,可价格却让我心疼,起步价折

算成人民币30元,之后每公里大约人民币35元。还有件麻烦事,伦敦出租车司机很多都说一口蹩脚的英语,我很难和他们口头交流,只好拿出纸和笔和他们笔谈。算起来在俄罗斯坐出租车是最愉快的事。那次我和一位同胞逛了俄罗斯风情街,夜里十点才打算回旅馆。同胞在拦出租车时我猛然想到,身上的钱已经用完了。同胞旅行包里不是还有半瓶伏特加吗?这就行了。”同胞拦下一辆车后,示意那位司机简单交流了几句,然后示意我拿出那半瓶我们喝剩的伏特

加,司机立刻面露喜悦,头点得像鸡啄米一般。他欢欢喜喜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收下酒一路呼啸而过。同胞笑着说,人们把伏特加比喻成俄罗斯男人的“第一妻子”,果然很有道理。

还有一次我在巴黎坐出租车经历却很尴尬。那次我在巴黎春天百货公司购物后打算坐出租车去著名的凯旋门参观。坐上出租车,司机却没有发动汽车,而是对我说了一大串法语,初到法国,我自然也听不懂。我以为他是不清楚我的目的地,于是就把凯旋门的法语写在纸上,谁知道他又是耸肩又是摇头,最后居然把我硬是拉到车后座去坐,这时候我才发现汽车的前座有一个宠物狗的标志。原来巴黎被称为“狗的天堂”,狗在这里处处受到关爱,市民外出购物,走亲访友怀里往往抱着名犬,为此巴黎不少出租车前座为狗设有专席,我才真是糊涂,居然坐在狗席上了。

前不久,我应朋友之邀,带着六岁的儿子去南方的一座城市做客。相聚的时光总是如歌,快乐而又短暂。一转眼,就到了我们返程的时刻。

那天,订好车票的我利用不多的时间去商场买点当地的特产,而朋友却因临时有事,不能送我。我只好牵着儿子的手去街边等中巴。

我们往的地方可能比较偏远,早晨又正值上班高峰,只见过往的车辆皆人满为患,顾目呼啸而过。正焦急万分时,远远地看见一辆小型货车疾驰而来,扬起一路灰尘。我唯恐避之不及,正欲抱着儿子逃开,没想到那车行至跟前,却停了下来。只见司机师傅,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摇下了车窗向我们招手。

我疑惑地上前,那人操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问:“是要上街吗?现在很难打到车的,上来吧,我顺路载你去。”我的脑中,立刻闪现出亲人朋友的种种告诫:出门在外,一定不能跟陌生人说话,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更不能上陌生人的车。

可四下里望望,情况正如他所说,

生活空间

他乡的“笑容”

张含烟



可四下里望望,情况正如他所说,

世相百态

对门

苏丽梅

“是的,就在小区里面,金山里。”女人说。“嗯。”我点了点头,说:“真是凑巧,我也住金山里。”说完,我熟门熟路就往金山里走去。

女人微微地笑了笑,说:“那我们很有缘分啊!我在这住了五年了。对了,你刚搬来的吧,好像很少看到你。”

“我也很少看到你呢!我们也住五年了啊,真是缘分啊!”我接过女人的话。

路灯发射出暗淡的光芒,女人在前面引路,因为架着醉汉不方便抬头,我只顾跟着女人在后面走。

要上楼了,女人帮忙把醉汉一步步扶上了楼梯。也不知上了几级楼梯,女人停住了脚步,说:“到了,你等等,我开开门。”我点了点头,女人打开房门,我把醉汉送进屋里,转身跟女人告别。

女人客气地把我送了进来,感动地对我说:“真是太谢谢你了,坐坐吧!”“不了,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家了。”我说。

我猛一抬头,才发现这地方怎么这么熟悉,我愣愣地站在原地,过了一会,我都不好意思地对女人说:“嘿嘿,真是凑巧,我就住你家对面。”

听我这样说,女人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短时间里根本别想搭到车,而我们必须在两小时内赶回来,否则,就赶不上回程的火车。我略微沉思片刻,并悄悄给自己壮了壮胆,然后带着一脸戒备,推着儿子上了车。

司机显然看出了我的疑虑,他伸出手摸了摸我儿子的头,和蔼地问:“几岁了?”不待儿子回答,又笑着对我说:“别担心,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是看你带个孩子出门不方便。”我微微颌首,并冲他怯怯地笑了笑。

在途中我们没再说话,司机偶尔侧过头,微笑着看着我那调皮的儿子,而我始终保持警惕,缄默着不发一言。

谢天谢地,市区很快就到了,我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落了地。在一家大型超市的门口,司机慢慢地刹车,带着一脸阳光的笑容目送着我们离开。那一刻,突然感觉有种力量如潮水般涌来,震撼着我,并将我重重地淹没。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心,被那个纯净的笑容,瞬间击中。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终于找回了许久不曾有过的感动……

花钱的艺术

花钱的艺术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在挣钱的时候有是非,花钱的时候有不安,也惹是非,所以现在花钱的难度比挣钱还大,为什么?我们说的花钱如果光是吃饭穿衣的花钱,难度不大,但这个钱是非常有限的。关键在于花钱之外的钱,比如说你今天有1000万,买个五六百万的房子,买个车,再加上杂七杂八,基本上也就够了,所谓够了就是说你有一套房子,有一辆车(房子和车还可以按揭),可以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然后能够每年有一次度假。现在度假也变得很便宜了,一年去一个地方,东南亚也就一两万块钱,欧洲可能贵一点,这对中产阶级来说压力不大。

所谓花钱艺术不艺术的问题,更多是针对中产阶级以上的人而言。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花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前一阵国内有两个老板在上海不约而同买了两艘游艇,请我去参观。他们举行了一个聚会,66尺的游艇,十分豪华,不愧为海上的“豪宅”。还有一次我从海南回来,赶上美国湾流公司来推广,让我们坐那架飞机回来。“湾流”就是空中的劳斯莱斯,现在我知道国内有两个朋友订了,这种奢侈消费越来越多。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买了上亿元的房子,有一个到10月份就装好了,让我们去参观,也在上海。这种奢侈消费很多,层出不穷,但到底怎么样花钱才能找到更多的幸福感,却是一个大问题。有很多时候,花钱跟幸福并不成正比,并不是说经济越发达,花钱越多,你的幸福指数就越高;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是一个海湾国家,不是欧洲,不是美国,也不是亚洲。

那么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自由、快乐、健康、满足感、成就感、被人尊敬等等,这一系列加起来就是幸福。如果你花钱买了一架飞机,却没有安全感,这等于花钱却没有幸福,为什么“湾流”的飞机上没有反导弹系统?现在俄罗斯的首富阿布



冯仑

宋叹口气说:“一条命换一套房子。你装修的时候不要偷工减料,尽量好一些,不是说豪华,而是耐住。”

陈幸福又忍不住问一句:“老大,这事就这么容易过去了?”

“容易?!我告诉你,我是把我的身家性命和前途都押在你这里!我现在欠的,要整个后半辈子来还了!你回去吧!你那房子,这两天去办手续,过户给我指定的人。我收了。”

陈幸福高兴地告退,好像被征用是多大的福分。

宋思明回来陪海藻吃饭,新来的保姆手脚麻利,海藻的家焕然一新,并且,保姆做的饭菜还相当可口。宋思明边吃边问海藻:“开始反应了吗?”

海藻懒洋洋地答:“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累,想睡,不想上班了。”

“现在还上什么班?你就吃吃睡睡,多休息。”

“我在想,要不要告诉海藻。我怕她不同意。”

“要过三个月再告诉她。”

“我要不要告诉她你要离婚了?”

宋思明一愣,说:“再说吧!”

海藻丢下筷子,跑进房间躺着去了。宋思明吃完饭跟进来说:“为什么吃这么点?孕妇要多吃些的。”

海藻瞪了宋思明一眼说:“我早就知道,你就剩一张嘴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离婚的。”

他转头看着海藻说:“海藻,我是真的爱你,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爱你,我不能跟你结婚。我保证,会让你和孩子过得无忧无虑,我已经把你们未来的生活全部都安排好了。可是,我就是不能爱你。你在我心中,已经是珍宝了,与老婆没有任何区别。但我觉得,给你一个自由的身份,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情。”

海藻捂住宋思明的嘴巴说:“我不想听你的甜言蜜语了。你娶也好,不要也好,没什么要紧。其实,你连来不来,我都无所谓,我一个人就能把孩子带大。要娶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决心。”

宋思明说:“你知道吗?有个富翁,他很有名。他有一妻好几妾,把他所有的家产都交给好妻子的孩子打理,而对妾的孩子,却明令禁止他们入嗣,不许涉及家族产业。前一阵,我与他有过一次长谈,他说,他爱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他的助

有一艘超级潜艇,一旦遇到危机,它可以潜到水下3000米,这艘潜艇相当于一个小联合舰队。这显现出他缺少安全感,尽管是花了上亿的钱,也越发没有安全感,因为太招人注意,恐怖分子什么的都要收拾他,他真就有几次的遭枪杀经历。

所以花钱很多,并不一定会有幸福。花钱的艺术就在于你花了钱能否增加自由,增加快乐,增加安全感,增加被尊重的感觉,增加一种个人自我实现的感觉。所以在花钱与幸福之间要找到一个点,既把钱花出去了,又备受尊重,就会很满足、很有幸福感。盖茨应该说很懂得花钱的艺术,他把几百亿美元捐出去,在全世界花掉这笔钱,但他生活本身并不奢侈。我有一次在博鳌大排档听到老百姓评论盖茨,就像我们评论一个领导干部那样,说:“盖茨这个人真好,人家平易近人,下了飞机也不要政府接待,自己就直接到会场去了。人家这么现在度假也变得很便宜了,一年去一个地方,东南亚也就一两万块钱,欧洲可能贵一点,这对中产阶级来说压力不大。”

王石把他的钱——他所有工资以外的收入都捐掉了,比如捐给登山协会,他自己登山的时候会带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别人用的,另外也推动了中国人的登山活动,带动了很多人参与这项运动,所以他有自我实现感,得到了户外运动各方面人士的尊重。他花这个钱就应该能获得一种幸福的感觉,自己也登到珠峰上了,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幸福,这就是花钱的艺术。

另外,花钱一定要获得安全感。很多人花了钱也没有安全感,比如挥霍、修坟、夸张的恶性消费;比如今天在中国炫耀性的高消费,游艇、私人飞机,包括欧洲曾经还有过私人列车,在D字头火车上,哥儿几个专门弄一个车厢,在车厢里头折腾,这都是欧洲曾经有的奢侈性消费。这种消费常常不带来社会尊重,不带来安全感,所以它可能就不是一个跟幸福有关的消费,即花钱不带来幸福,而会带来更多焦虑,带来更多焦虑你就会有很多恐惧,有很多恐惧你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

连载

宋叹口气说:“一条命换一套房子。你装修的时候不要偷工减料,尽量好一些,不是说豪华,而是耐住。”

陈幸福又忍不住问一句:“老大,这事就这么容易过去了?”

“容易?!我告诉你,我是把我的身家性命和前途都押在你这里!我现在欠的,要整个后半辈子来还了!你回去吧!你那房子,这两天去办手续,过户给我指定的人。我收了。”

陈幸福高兴地告退,好像被征用是多大的福分。

宋思明回来陪海藻吃饭,新来的保姆手脚麻利,海藻的家焕然一新,并且,保姆做的饭菜还相当可口。宋思明边吃边问海藻:“开始反应了吗?”

海藻懒洋洋地答:“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累,想睡,不想上班了。”

“现在还上什么班?你就吃吃睡睡,多休息。”

“我在想,要不要告诉海藻。我怕她不同意。”

“要过三个月再告诉她。”

“我要不要告诉她你要离婚了?”

宋思明一愣,说:“再说吧!”

海藻丢下筷子,跑进房间躺着去了。宋思明吃完饭跟进来说:“为什么吃这么点?孕妇要多吃些的。”

海藻瞪了宋思明一眼说:“我早就知道,你就剩一张嘴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离婚的。”

他转头看着海藻说:“海藻,我是真的爱你,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爱你,我不能跟你结婚。我保证,会让你和孩子过得无忧无虑,我已经把你们未来的生活全部都安排好了。可是,我就是不能爱你。你在我心中,已经是珍宝了,与老婆没有任何区别。但我觉得,给你一个自由的身份,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情。”

海藻捂住宋思明的嘴巴说:“我不想听你的甜言蜜语了。你娶也好,不要也好,没什么要紧。其实,你连来不来,我都无所谓,我一个人就能把孩子带大。要娶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决心。”

宋叹口气说:“一条命换一套房子。你装修的时候不要偷工减料,尽量好一些,不是说豪华,而是耐住。”

陈幸福又忍不住问一句:“老大,这事就这么容易过去了?”

“容易?!我告诉你,我是把我的身家性命和前途都押在你这里!我现在欠的,要整个后半辈子来还了!你回去吧!你那房子,这两天去办手续,过户给我指定的人。我收了。”

陈幸福高兴地告退,好像被征用是多大的福分。

宋思明回来陪海藻吃饭,新来的保姆手脚麻利,海藻的家焕然一新,并且,保姆做的饭菜还相当可口。宋思明边吃边问海藻:“开始反应了吗?”

海藻懒洋洋地答:“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累,想睡,不想上班了。”

“现在还上什么班?你就吃吃睡睡,多休息。”

“我在想,要不要告诉海藻。我怕她不同意。”

“要过三个月再告诉她。”

“我要不要告诉她你要离婚了?”

宋思明一愣,说:“再说吧!”

海藻丢下筷子,跑进房间躺着去了。宋思明吃完饭跟进来说:“为什么吃这么点?孕妇要多吃些的。”

海藻瞪了宋思明一眼说:“我早就知道,你就剩一张嘴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离婚的。”

他转头看着海藻说:“海藻,我是真的爱你,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爱你,我不能跟你结婚。我保证,会让你和孩子过得无忧无虑,我已经把你们未来的生活全部都安排好了。可是,我就是不能爱你。你在我心中,已经是珍宝了,与老婆没有任何区别。但我觉得,给你一个自由的身份,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情。”

海藻捂住宋思明的嘴巴说:“我不想听你的甜言蜜语了。你娶也好,不要也好,没什么要紧。其实,你连来不来,我都无所谓,我一个人就能把孩子带大。要娶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决心。”